

春秋繁露  
卷上

書



刻春秋繁露序



大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前翰林院庶吉士永寧趙維垣撰

宋程大昌在淳熙間演繁露引牛亨問崔  
豹是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  
繁露也仲舒名已著書有垂旒凝露之象  
焉夫旒王者所以飾冕也重生顧名儒立  
言宜自珍異然豈借王者取重哉按天文  
志氏北有天乳星明潤則甘露降王者德



格於上恩覃於下之應嗟乎董生意儻在  
茲歟夫人臣竭忠誠欲輔佐誼主仁義布  
護社稷安乂而禎符疊貺也武帝多欲海  
內虛耗屯膏之吝適惟斯時觀其言曰陛  
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  
資然而德澤未加美祥莫至者何也此其  
志不已忠邪故書繫春秋明聖人屬辭褒  
貶某事得某事失所以警心也曰繁露

明王者之政甘而不荼與造化流通當宵  
零若露如脂如飴徧萬物也納約之義攸  
在往劉歆撰西京記董生夢蛟龍入懷感  
而操觚果歆言不妄則芝房寶鼎未足專  
瑞或曰是書作在長陵殿災仲舒懲主父  
偃嫉下吏當理乃稱說繁露以諛武帝嗟  
乎董生何如人哉孰謂平生廉直兩相驕  
主者竟與希世用事致位通顯同乎頃與



為陽周大夫論荒政舉繁露中求雨法可  
試雖昔人病其縱陰閉陽鼓舞化機少濟  
時艱一其術爾假令位丞相左右承弼當  
必有調燮之具而不徒也予因出宋本為  
陽刻之為陽布政五年惠流岷峨積日為  
功正誼明道方於董矣

嘉靖甲寅歲仲夏上日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  
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  
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  
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  
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  
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  
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



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  
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  
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  
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  
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  
非請伺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當  
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  
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慶曆七年二月大理評寺四明樓郁書



春秋繁露目錄

漢董

仲舒撰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合作江都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為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十之副第五十五 入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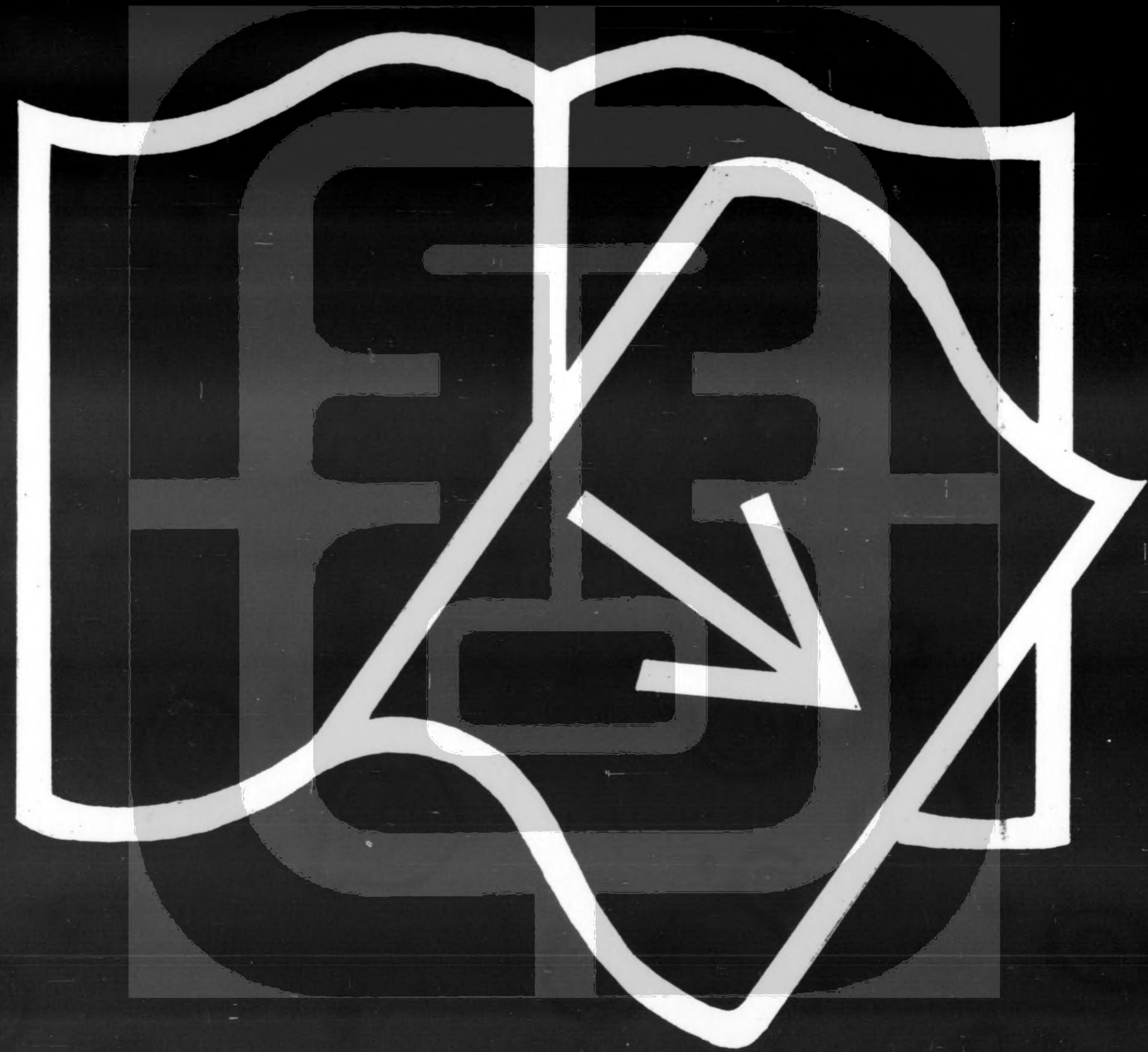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為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原件短缺



天地施第八十二

春秋繁露目錄終

中興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纔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文稱仲舒說春秋事  
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  
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  
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  
訛舛

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  
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畧舉其篇名本  
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  
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千餘篇然多  
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  
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  
散而不全矣不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木  
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



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

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



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節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雀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說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sup>佐</sup>佑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卷末而定正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



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竒恠非人所意此可謂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諸如此類亦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緝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跋春秋繁露

本傳作著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

高祖正議先生

序文始得寫本於理中丞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各與其言不相關後見尚書公程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說雜



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繁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議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年

所集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

令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董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其余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兩閉縱



諸陰其止兩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  
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  
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  
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  
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訪求儒雅士以  
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  
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  
竊謂唯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  
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  
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  
有愧於斯况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  
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  
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  
為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  
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  
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猶以為前所未見



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  
而謂余記其後嘉又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  
書于攻媿齋

○集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  
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  
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  
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  
二篇為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  
家所記篇卷皆同唯三篇亡耳先生又  
手自讐校是正訛舛今遂為全書乃  
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筮以  
惠後學云嘉定平未四月初吉朝奉郎  
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校詳  
諸房文字字胡榘書



春秋繁露卷第一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此矣此楚靈



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恐不一禮而死於火

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吝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吝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



飛矣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  
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  
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  
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  
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稱公有  
疾也曰惡無故自来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  
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  
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  
夷而無懼惕之心翼翼然輕詐妄對犯大禮

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  
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  
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  
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  
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  
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  
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所以窮也春秋  
分十三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  
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



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  
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  
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  
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  
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  
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  
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  
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  
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

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  
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  
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  
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  
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  
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  
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  
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無則世逾作



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  
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  
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  
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  
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  
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  
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  
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  
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  
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  
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  
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  
邪言甚可患也荅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  
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斲狸首縣而射之曰安  
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  
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  
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



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  
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  
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  
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  
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  
天志而明白顯也若天大綱人倫道理政治  
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  
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制者  
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  
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  
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  
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  
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  
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  
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備合和王者不虛作  
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  
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  
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為



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  
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  
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  
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代  
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  
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  
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  
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  
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既伐於崇作色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  
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  
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  
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  
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  
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  
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  
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方一作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飢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及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

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



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



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  
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  
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  
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  
者大得之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  
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  
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  
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  
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  
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  
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  
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  
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  
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  
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  
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  
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  
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  
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  
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  
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  
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  
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  
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  
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

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  
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  
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  
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  
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  
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  
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  
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



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  
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  
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  
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弒亦不當  
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  
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  
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  
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  
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  
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  
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  
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  
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  
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  
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  
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  
心予恃度之此言物莫無憐察視其外可以  
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



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  
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  
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  
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  
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  
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  
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  
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  
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  
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  
無傳何也世亂義廢皆上不臣篡弑覆君者  
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  
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  
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  
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  
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  
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  
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



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  
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  
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  
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  
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  
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  
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此嫌  
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上嫌無子罪春秋  
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  
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  
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  
邲之戰偏然友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  
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而為君子故移其  
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  
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  
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  
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



敗鄭文輕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  
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  
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  
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  
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  
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  
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  
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夫  
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譏何攷意而觀指  
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賤  
賊之其所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  
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  
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  
繫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讎柰何春秋為  
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



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  
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  
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  
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為不可  
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  
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  
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  
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  
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  
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  
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  
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  
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  
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之華偏其反  
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  
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



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體  
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之大奚由哉曰為其  
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  
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  
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  
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  
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  
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渙右梁之盟在夫夫  
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

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  
有惡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  
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  
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  
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  
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  
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



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  
變術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  
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  
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  
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  
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  
禮者度仁文質而成體者今使人相食大失  
其人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  
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  
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  
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須變救之忘  
其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  
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  
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  
弗察弗見而以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  
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  
不可不慎也齊項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



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斲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徒攝魯勝衛

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吊喪外敬諸侯後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



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

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尊大



羞故獲者絕之以至尊為不可以加於至尊  
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及國在位矣而春  
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  
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  
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  
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宣言於頃  
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  
辱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  
辱宗廟無羞杜糝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  
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  
以榮三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  
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  
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  
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  
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地之在人者也  
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  
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  
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也魯子



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間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予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君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



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  
鄭罷弊危亡終身愁幸吾本其端無義而敗  
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  
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  
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  
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  
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興  
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春秋敏系露卷第三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  
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  
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其真  
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  
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  
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



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  
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  
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  
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  
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  
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美  
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  
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  
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  
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  
云得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  
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  
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  
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况求  
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  
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



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為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蝨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



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

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臧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



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  
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  
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  
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城不在  
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  
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  
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  
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之以為同若目曰

莒人滅鄆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  
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  
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  
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  
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  
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  
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  
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  
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



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

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



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  
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  
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  
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  
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  
糴於齊者實我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  
減孫辰以擲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  
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  
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戚  
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  
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  
之主不以死也汝之擲我服罪於齊請以立  
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  
以衛乞世代作之主襄公遂之不去求之弗  
下予上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  
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

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 一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  
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  
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  
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  
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媿於相臣之  
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  
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膺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

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土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天乎一作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



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  
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  
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  
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  
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勝陳  
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  
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  
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  
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  
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  
義然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衛五年不  
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  
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  
間亦久矣尚未能六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  
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  
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  
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  
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  
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  
兵功未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  
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  
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  
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  
斲而輒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  
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

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  
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  
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  
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  
微難之也弗能察寂蒙作若無能察之無物  
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二  
空而博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  
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  
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



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  
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  
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  
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此  
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  
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  
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  
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

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  
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  
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  
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  
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  
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  
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話易無達言春  
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其同



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  
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  
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  
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  
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  
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  
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  
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首已立之已殺  
之不得知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

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  
觀成敗乃切惴惴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  
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矣  
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  
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  
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邪安  
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是以  
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  
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南將興



隣國豈值弑哉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第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  
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  
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  
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  
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  
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  
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



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  
耻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蠱不螫猛  
獸不搏抵不觸虫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  
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于郊囿  
囿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  
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特至封  
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  
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  
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

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  
窮五禾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  
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  
之觀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一作

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

傾宮一作書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

賞佞賜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  
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



化斲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脛殺梅伯以為  
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  
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  
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  
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  
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  
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鉉  
以廣地以強相脇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

富使貧弁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  
之食星竇如雨雨蝻蝻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  
雨雪竇石于宋五六鷓退飛竇霜不殺草李  
毒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  
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于一作  
大辰鸚鵡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  
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友王道之本譏天王以  
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  
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



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  
事也

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  
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  
賻金玉人救衛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  
鄭弑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  
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  
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  
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僭擬天子諸侯強

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  
茅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  
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  
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  
絕而不復復故鄭魯晉文再致天子齊  
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  
天下魯舞八佾比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  
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  
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迨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迨者始也

諸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與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犯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



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  
臣子之誅也誅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  
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  
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  
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  
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  
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佐牧孔父

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  
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  
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  
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  
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  
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  
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  
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  
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



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卒師重君之義也  
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  
誅受令思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  
午治兵以別迫脇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  
刻桶卅楹作雉門及西觀築三臺新廡譏  
驕溢不恤下也故城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  
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  
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  
盟于澶淵刺大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  
主賢賢也春秋紀織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  
責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  
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  
鄆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襄公曰不鼓  
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曰不穿皮不蠹  
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  
土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



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  
君齊國位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  
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  
國者亦有焉路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  
狄未合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於  
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  
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  
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  
陽處父之諫使陽處父死及討趙盾之諫欲

殺之卒為趙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

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

世乃定幾為秦所此下疑從一字徒非驪姬起也

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

因請其喪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

敗之君舍平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

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

一朝而殺天臣參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

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



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  
出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  
公矜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  
下諸侯宜為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  
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  
公絕脰此以與臣搏之過也占者人君立於  
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  
對而搏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  
搏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搏

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  
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  
也梁內役一作取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  
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  
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  
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  
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從仇讎其民魚  
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  
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



受晉之辟，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敗，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後二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妻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陳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



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薄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收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

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友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



洪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  
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  
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規一作君  
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  
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  
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  
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  
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  
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第五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故能使萬  
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失國  
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  
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  
不成群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  
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  
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



之虞號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  
無尺寸之士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  
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  
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  
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于闔廬遂得意於  
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托其國於  
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  
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  
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

諸侯見加以兵逃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畏  
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  
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  
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  
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鄆穀失地  
而朝魯桓鄆穀失地不宣宣乎

###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  
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



齊師圍成三不祀大女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  
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  
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  
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  
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  
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特大夫  
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  
幽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  
伐山戎報讎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二十三年

築臺亂臣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  
衛滅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  
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皆之  
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  
狄戎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  
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魏侯燬滅邢是也  
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  
桓憂而立之魯莊為軒之盟劫汶陽魯滅威  
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



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湣卒一年文公如晉

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魯昭公以事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滅以滅鄆其明年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鷄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



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  
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  
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  
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  
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  
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  
顛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  
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起愬而乘  
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  
也先卒四十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  
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  
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  
慶其封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群衛衍  
據陳儀而為諛林父據戚而已畔宋公殺其  
世子魯大譏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文  
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中之五君殺以晉靈  
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棐林拱揖指搗諸侯莫  
敢不出此猶濕之有拔也一作隰之有伴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與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

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托意以矯矣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一作其國而容天下名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  
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  
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  
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  
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  
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譴義之所在則見復  
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  
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

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  
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也而後能袂其精  
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刑也知其物矣然  
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  
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  
知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

大矣聲響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  
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頌詠書  
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為政不然雖勞無功夙  
夜是寤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不有罪者  
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  
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  
之繫也王化之田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  
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  
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

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  
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  
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  
天之端一指也切劑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  
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  
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  
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  
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異則是  
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



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  
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  
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  
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切刺譏之  
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  
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  
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故

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  
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  
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  
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  
之乃存乎天地之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  
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  
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  
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其功持業安容言乃天  
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



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  
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  
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  
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  
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  
所甚惡也奚以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  
之以夜所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  
自為得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無慎耶  
夫之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  
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  
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命存其問者  
其致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  
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  
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  
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為一進義誅惡絕  
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而有異湯武用之  
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  
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列而



反之故曰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敏露卷第五



